

聲

律

關

鍵

第三韻 雖是貼上截須引下意來庶得貫通

引下意 正格

王者代天爵人

受命皆無錫王造化之意非私我以眷祐威福之柄實待子而主張惟則此心無漸於上當端處九重恩副皇宇之託刻為彝尊亦惟賢德之章

執鎮圭

往四方寵綏謂司牧之任皆上帝之所托而必祀之際即此心而載祇主

見其

修庠序之教

出持郡魔適五馬停驂之日正兩轡解鞅之時念臨軒而遣既昇付送有而來豈本原之未知教所當急他其暇為華鼓載臨方入郊圻之極

魚街之儀

有功者祭于大丞

以爾冠卻勲著禹臯績欽爵高祿重報以未足帛書鼎銘載之不勝欲其昭示於後世也車嚴於太丞人若存焉舊列未彰於不朽物維多矣先王復得於親承

帝祉施孫子

時其臨下有赫降康匪虛介之雖繁猶若未足受之既多亦非有餘惟今後嗣之衍祉是乃蒼穹之眷予皇矣監臨簡簡集日來之慶貽諸繼嗣綿綿皆山王之如

聖人肆筆成書

誠以能出天縱德常日新以聰明之資知帝王之學故燕申之際惟翰墨之親膚既由於作聖下何失於如神本自誠明正心而在我俄然揮染傳千里以通人

形色天性

雖曰器質多美威儀不愆然而體舒體伴非是體之能爾容肅容恭豈其容之使然是理妙矣於中寓焉

太宗霽威聽納

帝也神武風著治功獨隆龍姿鳳表見者興歎神機天辯聽焉不窮不降訕訕之色曷崇謬謬之風

人主天下之儀表

觀夫子視兆姓君臨八維操富貴之柄而動有所繫握風俗之機而觸無不隨止所示者下皆仰之

漢興文武相配

鹿野競逐鴻溝欲分秦軍猶振而秦檄未定楚勢方張而楚歌未聞庸君處之似可專武獨帝於此未嘗棄文

形容

雲漢為章于天

時其廣宇收賴澄空霽雲左界光轉靈源派分橫萬里之清淺漫列星之糾紛運於箕尾之間其來也遠監厥穹蒼之上有炳其文

大昕鼓以鼗言衆

于時五漏甫息銀潢漸移黉堂風動而旦氣葱鬱壁水波澄而朝光陸離志禮之攸行此其時矣則音之所召是宜警其夜已向晨方淵淵而載奏人皆起敬自濟濟以攸宜

退思補過

古

方其罷對王所言旋爾居丹宸都俞之暇岩廊啓沃之餘雖燕休之間也固已寧止然弼諧之慮也未嘗廢於進務即功方畢朝而歸靜謀歲闕期造膝以來徐

石渠論五經同異

地禁而近文蕃以口相輝乎未央之北密次乎永明之廬見所不見也雖獲散亡之舊疑以傳疑也類皆撮捨之餘伊欲聖共之統一故形上意之動渠秘宇閑深非侈一時之壯麗儒臣解折庶還上世之全書

車騎校獵上林

時也龍馭雷動虎賁電超四壯既駕六飛載駘謂治安雖久也不可以忘備而遊畋非終事也蓋因而選徒覽駟鐵歷騶虞矣因泣主率百禽鳩靈園寧事盤于

鑿取明水於月

徒觀夫湛若澄澈成於範鎔內有至精之質外无可適之容纖翳不留也固沉澁之易決空明所召也宜高寒之類從爰取自天之澤以爲主祭之供莫近於斯實負告蠲之用其來也遠仰承輪潤之重

渾天儀

參酌義歷源流譬諸謂水包天外隱若僊覆而日行地中有如轂旋是宜觀象治器以人驗天蒼蒼无所止耶本由氣立幾幾莫能遠也仰法乾圓

多士秉文之德

侯甸環列臣工序分奉玉帛豆蓬之敬披雲龍藻文方歲祀之初而恭德已切宜奉職之際而秉心益勤雜還衆賢恪守肅雝之行精明一意久懷淵懿之君

宵中星虛殷仲秋

納日職舉授時令修等百刻之分而即夜半晝觀二宿之輝而照危及牛維星焉焉既應於斯候是月也迺知於正秋銅壺當浮筭前之均祥占水耀玉律按素商之半氣協金桴

星重暉

想夫密贊宸極旁照太微昔下流華渚而穹瑞協應今前映明堂而天顏不違即乾象可推於君象而德暉有驗於星暉

蒼璧禮天

古

觀夫掌以崇伯制於玉人色葱蒨芳既取清明之質形周旋方又符運轉之均寓此盛禮交乎爾神徑九寸以裁儀豈為虛飾係重邱而歲事式薦明經

四圭有邸以祀天

觀夫瑞質孚璣瑤光陸離內環而周也然以上法於洪覆未銳而出也所以默參於四時即形而求意在是矣因物以報神斯格之中六寸以裁模刻其旁角合五精而歲祀肅若威儀

王戴冕梁十二旒

時則夙駕玉輅載臨國陽龍御詔驤駉奔佐王前俛後仰儼若在前上元下朱爛然有光儼匪極宸旒之美其何表天子之章筭珥交輝當日南而昭事遠延備設燦星彩以還相

臨軒奏太和

古

于時皇帝高舉天墀俯臨羽異衛士鏗鏘樂音

皇帝駕幸太學

古

於是法駕飛龍蜺旌蔽空後擁太乙先驅祝融雲集千官之衛鹿清九陌之風學也云幸道焉幸崇日轉天旋暫屈聖神之御雷行電邁來遊教化之宮

射以觀盛德

當其清廟歲事有司飾皮援弓援矢以轉其肆習之業米繁米顛節其進退之儀宜平日之行也由斯時而見之正鵠既棲能審四維之挾英華外發庸知九德之施

夏宗陳天下之謀

時其日永丹陛風薰紫宸宗伯詔禮行人掌賓駕聲鉞鉞玉帛萬國龍顏穆穆冕旒一人念物見於南尚無隱以不達豈臣親于王容有懷而不陳

宮室體象天地

岌業周寢觀我漢宮下垣洞戶乃左乃右複道岩廟自西自東

上應遠地則堂高

穆穆清禁巖巖赤墀兩階之上憂愛爾莫及九級而下遼乎甚卑且地之相去可謂遠矣則堂之彌高於斯見之巍陛難攀卓示方輿之表宏規益煥增崇數仞之基

延英講天下事

若乃前拱麟德旁聯太清畫漏蕭銅壺之水班聯環玉筍之英謂正朝雖無事以不覽然退處恐怠心之易生凡有利病於斯講明

君臣相救惟幾安

時也明直交際都俞迭相鳳閣紫詔以貴治鵬立丹墀而抗章凡至論之往復無他辭之贊揚惟曰治不可忽微當預防

天子臨軒冊刺史

漢殿不遠堯階且前申明事以諄勤之語霽威顏於咫尺之天

鋪叙

凡教目題以教叙篇卦題以本篇卦語叙文位題以方叙

三五之道德

相授一理獨高百王湯續禹方湯即商之禹文繼湯方文迺周之湯俱達弛張之術洞明尊貴之方忠而實實而文審乎樞要真而發發而中成彼安強

三易經卦皆八

數則起一義焉取三百爻商之法至周而大備乾坤之首與易以相參即常卦之不易見真機之可探

三辰五星相經緯

瑞彩輝映祥光陸離斗有魁杓方與日月以俱運水與土方聯木金而燦垂凡茲軌度之分也莫不森羅而布之合以統合以行幹旋有自為之綱為之紀總括無遺

政以食為首

曰貨曰紀爾賓爾師度地謹職教民口司詰姦憲憲以使禁昭刑章而具垂推食

也利則大矣表而出之伊舉官指事之章率求其要惟足國裕民之本莫尚於斯

正五事以承天心

黼座肅穆岩廊邃淵端其儀則貌本道與形諸口則在言前明視聽聽兮杜群邪之誘澄心靜慮兮捐一念之愆惟務飭己是爲事天恪次二之時曾微小過式廣奉三之德克享純乾

七制後簡刑清

逐鹿開迹斷蛇肇基文帝之仁武宣而益厚光皇之澤追用章而愈滋

四海想中興之美

說四海有五

漠北殊壤越南異宜地接流沙之遼邈疆連出日之邊遲莫不逮者近者瞻之仰之拭目神州之尅復傾心主度之清夷

八卦九章相表裏

龜錄呈寶龍圖效樣二十四爻布以成列六十五字煥乎有章

無逸圖

是書也懇懇拳拳形于一篇先相小之稼穡無違今日之遊田彼上聖之聖猶罔敢

忽矧中材之主去胡不然于以永存於屏障庶幾自附於常弦

良報秋報社援

是詩也辭則甚簡意焉有遺來瞻方爾胡底比如之積伊懷永幾曷臻茂止之滋委之數則豈天時之適值歸諸農則非人力之能為必有相爾從而報之

又

是詩也簡短數語溫純一章托物而述因聲以揚挂之獲之雖爾致力盈止寧止伊誰降康皆神有冥冥之福故詩言戛戛之良

豐邑數世之仁

觀其詩雅美詠皇王盛時托興攸同之地寓言薄采之思水何曰注流澤彌廣草何曰生育材可知其為仁不勝用也雖歷世猶將賴之

天保以上治內

觀夫臣樂之美賓歌燕嘉逆而求之則伐木而常棣等而推之則四牡以皇華故自內而言悉具於此舍是詩之外斷無以加

又

蓋是詩也上下和樂君臣歡嗟俾厚俾穀爾多爾遐前乎伐木則騶騶其棣

彼四牡則皇皇者華由工歌而歷攷即內治以深嘉

菁莪樂育材

是詩也即物寓意因辭見情根萌彼阿蓋方得於滋養條暢在止有不窮之發生蓋樂爾材之濟濟何殊是草之菁菁

麟趾關雎之應

九句載詠三章具陳由定至角意不徒寓自姓及族化誠有因儻三百篇之首不示其衆則十一詩之作曷終以麟永言公子之風嘆嗟不足端本后妃之德觀感惟均

大有剛健而文明

雖曰中履五位應求衆陽自天之祐而動罔不言順命之休而善由是揚然違罪難盛也盛貴能久而物必有盈也盈焉可常即卦觀象在明與剛同物必歸蓋取包容之義天行時不怠益彰充實之光

七月陳王業

備則可相心音猶有遺君且愛日民無廢時火方流也已謹授衣之候歲日改也預思舉趾之期先頃刻之怠者即聲歌而寫之終爲頌始爲風獨兼其體想有

功宗有德備見乎辭

摹二京而賦三都

是賦也言漢非一論秦者三隴岷嶓函具鋪於左右靈臺清御備於東南

三都五經之鼓吹

誠以天險惟蜀物華在吳彼美有範亦隆大都我乃首述二邦之制度卒陳中士之規模南金西產靡不畢載吳土鄴宮于茲具鋪豈惟歸美於當世抑亦發聲於聖謨

周立九府圖法

當其大統既集不基肇開總邦化育之本末合官聯而刺裁自太府而下以至職幣凡列司所掌無非裕財惟其互謹於出納所以不窮於往來

粵自分職無非厚民歛弛得序平均之倫其官於天地者聯有七職而屬在春秋者列爲二臣要眇且立通法以無碍將以導利權而使均

九扈爲九農正

自春冬而下其辨各異由桑棘而上所稱不同

五學成則民化

是學也南北殊制東西異儀首善于內敬承者師上親下貴而有等有序貴信貴德而不誣不遺其成化可謂備矣則易俗天何遠而

三十年之通制國用

天道小變星躔屢遷以時考之時邁十閏以食計之食餘九年於此得通融之要豈其味盈縮之權

方千里曰王畿

爾乃體國經野建邦辨方積百同之地而區畫一定盈二封之數而井闢四旁所以示邦畿之重豈徒爲經畫之詳

升

以其中正莫口往來靡渝至而未繙切則何有收而勿幕吉斯乃孚漏深虞於紂射泥口異於禽先顧莫齊勿利用甚博所以養德源流不殊

萬億年敬天之休

當其接統而起衆時有爲謂皇穹垂裕寧有終窮之理而宸心欽若蓋存悠遠之思士難得之期而此念無已百可致之目而斯誠不虧命靡常也久而敬之

十八學士登瀛洲

房柱謀斷李蘇簡清四領參軍之職三克文學之名于許而下頴達元敬
盡勉而上辭收德明

六經之道久益明

禮著樂備詩能易奇訓誥百篇而軌範昭示褒貶字權衡不私

五典寶爲大訓

茲典也意簡而古辭純且溫由顓吳以肇始迄唐虞而並存夷民節財不外
於日用睦族修理實關乎化原以是爲訓宜其可尊

典謨人主之軌範

語簡而盡文深以純自稽古而下秩秩大猷之闡由賡歌以上昭昭善政之陳皆
所以章緝熙於盛世揭軌則於君人

六詩以六德爲本

時也採自國史職於太師始以風乎燕舉於興道終於頌古錯陳乎訓辭必
學夫詩則可以言也不攷諸德則孰爲本之

輕清

舜琴歌南風

古

時其比屋熙又岩廊靜深包我萬慮寫于一琴協天地以同趣按絲桐而播音作以叙情適在無爲之日薰芳入奏永言至孝之心

漢網漏吞舟之魚

公恕世積寬仁肇基井井約三之令恢恢畫一之規昔之過詳今則從簡大者既漏小者可知若是疎也誰其紀之方蛇分協應於一時姑從其大雖鯨吸可容於萬斛猶縱於斯

典重

周以宗強

天邑中莫侯封外崇大邦小邦我所錫壤伯父叔父汝其懋功華國勢以常勢粹民風於大同膺木德以當天王圖以永法軫星而建屏邦本其隆

獮田祀坊

古

諏厥剛日應於仲秋虞人萊野而儀備司馬之民而職修僕駕木路王披黼裘順殺氣以出獵羅百禽而畢收始致珥於虞中可供豆實因爲壇於國外以報神休

寶五展親

時則邦禮具飭宸心致勤或鼓以分唐鉞以分晉或鼓焉錫號瓚焉錫文凡茲修備物於宗國蓋以展至誠於我君貴物兼陳此意匪輕於天錫中孚交暢寵光爰逮於弟分

三代禮樂達天下

鼓宗羽爲東序千舞既醉邇豆依那磬聲
文獻彬彬夏道商道風教洋洋周南召南

積貯天下之大命

時其穀粟水火劍刀犢牛耕耨九年之食土穀六府之修生有登臺之樂
老无轉堅之憂

山海天地之藏

上下融結高深混茫巨鎮區分於星土洪流派接於天潢風氣所宜土地所產
舟車之會水陸之藏載觀所萃之萬物其可自豐於王繫坎流艮止之分生
之者衆信乾美坤珍之富聚以其方

天下大計仰東南

觀其撫有兆姓尊臨普天郊廟賓客費固為常帛玩好用非可指衣食縣官
百萬兵藉庫祿公帑數千吏員非地宜有所出也則國計將何取焉歲費月需
公上有無窮之用水浮陸運江淮誠所出之淵
天下之安猶太山
禮樂朝野車書幅員人心國勢磐石固累世祖功宗德維持萬年若取類而言也蓋
有山之義焉

天下大器置諸安

皇天其基作廣哉幅員聲教包羅文軌四海祖宗創造規模萬年苟惟輕措於
匪地何以奠安於普天

一賢制千里之難

古

不世才略無雙制能空異域之群也多士領袖擅斗南之譽也一時股肱肅朝著以
鵠立絕竊邪之端

天下有道則見

古

時其上正下順內剛外柔惟善是富惟才是求鴻漸磐石而衍衍鹿鳴野以呦呦
康時之福是則宜發報國之志茲焉可酬得不進以益譽入而告猷

國士無雙

古

誠以氣蓋四海曾吞萬夫機梧深鑑風神玉壺入而相則拱揖致主出而將則笑談却敵

華髮爲元龜

古

霜髮鶴骨冰髯檜身元老枉石先生縉紳四世弼亮芳盟府遺德兩朝開濟芳中原大臣足可鈞深而致遠爲其溫故以知新

聖心天地之鑒

宅志昭曠儲精邃淵靈臺瑩芳塵慮莫擾虛室白芳德輝自全列萬象於神觀對八荒於性天清其君正其官寂先思也觀於文察於理罔不照然

藏頭題見主意

聖人有金城

凡藏頭題發出本言實證正說得人國金城特託言耳

徒觀夫端拱黃屋優游紫宸宸磨磨庶士俾各成就砥礪群才使皆作新上既尚於名節下執非於善臣宜其固國有道爲城以人

文王之典靖四方

說出我將祀文王主意

思昔受祉比于克君德也靡晦式於不聞有采薇之政而首以天保即關雎之化

而行乎汝墳皆本此以立國宜歌之而祀文不亦懿不亦淵所貽者遠以無悔以無拂爰集其勲

孟氏功不在禹下

說出孟子開異端之功過於禹治水

意曰正統湮微說鈴競馳非淪胥於揚墨則濫入於秦儀念曹學浸淫尤甚橫流之變而人心陷弱豈勝昏墊之危疏淪以還爲害若此抵排其說以身任之有惻然救弊之心所圖者大豈較以告成之烈猶處其卑

用古人名

冠帶圖橋問

天拱明主人親聖謨我然纓者比日唐虞之講論東而立者蓋孔顏之步趨

封事謗木之遺

剗切交進忠誠樂輸列馬周之疏而脩葦利害上劉向之書而指陳佞諛惟下情無有隱耳言古意不在茲乎露葵公車悉係當年之大體風還交柱僅存曩日之通衢

有功見知則悅

義不辱國由心存報君壁還全趙而秦敵莫禦口伐可汗而唐威遠聞幸際非

常之寵誰嗟行役之勤念周道之倭遲備嘗艱阻若君王之記錄寧不懷忻

堯湯備先具

古

雖甚盛德通丁是時固當命繇也然而久任以無効不幸紹桀也所以餘殃之未衰疑其難至於濟散向乃克綏於宅師在所積耳于時保之異世帝王猶有過災之懼收功財力孰憂憚患之遲

夏宗陳天下之謨

涂山之會乃禹舊服沔水之朝惟周舊都

正臣進者治之表

爾其待詔金馬依光玉除直則劉蕡忠則陸贄賢如汲黯純如仲舒幸朝廷清明皆若人也故治效形見此其本歟

舉逸民天下歸心

古

徒觀夫鳳詔招隱鶴書訪賢揚干旄之子子貢束帛之義義選於其衆方虞仲夷逸褒然爲首乃朱張少連並奮身於廊廟咸晚迹於林泉朝既無於幸位民大悅於教天

載芟祈社稷

當其農以時率聲隨氣和謂徂隰得畛也雖曰人爲之已盡然其苗其際也未知物意之如何可不敢用昭告乃賡載歌侯以侯疆方重藉田之始是樂是秦庶期年黍之多

聖主言問其臣

見書奇輕所從問

當其躬正五位君臨八維察政得失審民數思謂絲綸之布實公衆庶之觀聽然樞機所發亦兆國家之盛衰言若是其幾也善敢忘於擇其誠明正性之獨全謀无輕發左右大夫之曰可意宜容私

無赦之國刑必平

古

非不欲蕩滌瑕玃哀矜老羸俯取三章之約遠稽五罰之疑然而予欲其生也故下令以更始爾幸其免也或先時而肆欺是則養成其過矣曷若因嚴而化之

孝宣務行寬大

政體洞究下情必知罰既必苦恐无故以致濫實已核方慮有時而召欺與

其過甚而馴致其察孰若反觀而不忘所思寬可尚矣吾寧緩之

折年歛幽雅

擊鼓薦薦豐盛絜潔悃切爲民之念精專備物之儀殺云中孰猶異上熟倉已千斯矣求萬斯然非假歌詠之數語何以達精誠於此時雅者三也神其聽之

萬民利害爲一書古

司馬頌職皇華遣臣若遠若近以咨以詢朝廷禁令孰是傷化郡國教滌曷爲便民寫以尺牘于一人

文帝惜百金之費

觀其朴務躬履化期俗醇然即位累年而財具告乏減租幾詔而民猶其雖用度至微若未害事然循習先已終將蠹民

草澤令自舉

古

朕以寶位至重政條或疎思得賢士共安帝居爾文武之智巧或出而處爾將相之器巧或水而區苟不棄時而詔彼曷曷彰予德之加於軫乃深表重懷材而抱道使之自獻庶釋僑以離蔬

善問如攻堅木

爾乃辟席而請振衣以次念以身受訓固期萬境之俱化然入道有序夫豈一朝而盡知我所以首取至明之理形爲所叩之辭則彼難者自將造其

聖人陶成天下之化

蓋聖人任牧民之寄爲善俗之謀爾淳厚子方吾書乃寒爾澆薄方我心則憂所以運化於密使卑尊處岩廊妙幹旋於工率大疑率土无垓既之剛柔

動人以行不以言

動爾萬俗端予一身我茲正而孰敢不正我興仁而誰爲不仁執轍當世範模庶民何以感人固在表儀之正自然胥效豈煩詔令之申

龍露臺

獨題反覆見意不可分上下載

大匠爰度百金欲幾繫君舉以既當費國財而甚微庶民愈爾以和會奢意惻然而且適謂天子九尺之堂爲居以麗若中人十家之產妄用誠非

說源流入題

日月爲常

先說用常之時次說節服巾車所掌然後漸引出題意複說日月有何意

乃若朝親會同之際師田祭祀之時節服詔禮巾車謹司旂將揭以昭示制豈容

於苟爲必取麗天之象庸彰曳地之儀璇極凝暉炳居諸於晝夜龍章作繪博臨照於華夷

鑄劍戟爲農器

先說時已息兵則劍戟自然不用

時其波息鯨海戈包虎皮牛已閑於桃野兵絕弄於潢池雖十羽之舞猶且不試况劍戟之用所施昔日提携出將軍之掌握今朝銘範作田者之鑑基

取正於經定大號

先說太平之時方舉此盛典

時也遠近懼洽邦家乂寧舉盛典於華旦萃洪儒於大廷謂決以已見則終莫盡於稱美而質之古訓則有可參之典刑信推崇於殊號宜斟酌於羣經披皇圖稽帝文得其言要揚鴻休膺寶冊炳若丹青

叙來歷

周公作無逸

意曰后稷經始太王克昌文大其業武成厥勲允今日盈成之治皆昔時積累之勤吾不以告王將曷聞言念前人敢後經營之迹著爲成列無非儆戒之文文帝愛民如赤子

繼紘自代疾懷在民謂約法於高也澤尚云淺而自思肩於惠也情猶未
親我所以念元元之攸屬視初初以惟均化本躬行莫匪慈祥之音意人方嬰慕
用金鞠育之仁

樂則韶舞

音曰咸護間出英莖迭施公華殊制抑揚異音且然奏以象功也若未大功之聖
用而飾治也寧如極治之時舞不尚此樂奚以爲

閉玉關謝西賢

古

且曰八表甚廣不獨尊以高帝規摹也身固困於冒頓以孝武才略也師方勤
於大宛況此方內始定天民無存不限往來之路或開窺伺之原鍵燉煌呢險之
關悉還其貢杜苟心願輸平之使不得其開

清臺課歷疏密

高帝而降元封以來顛歷用而晦朔非是太初起而陰陽稍該爰推求於大紀悉
鈎校於靈臺方雅候於上林必居其所俾參稽於衆治咸得而裁

假彼明此

春日下午寬大書借一說

時也爰律方轉青陽載熙物於天地也尚有生成之賴民之父母也寧無恩澤之施焉我至意形於此時凡懇惻之至者比自寬大以行之

舜歌南風天下治

借說

觀其薰敷恭己桐音奏和謂披是拂是者物尚可養況生我鞠我者恩焉愈多得不托以示孝形而作歌

皇極統三德五事

借說

當其天道發秘洛書效祥保以錫汝建其有皇以兩儀之表猶有資於經緯況羣心之用豈無待於維綱視聽繼惟於中正剛柔又得於平康惟一惟精孰是訓辨之要汲二六悉歸總攝之方

出門如見大賓

借說

觀夫動貴循理行毋越思於暗室之中已且無愧豈履闕之外誠焉或虧

文武灼見後心

爰自受命至于仰成八卦既演九疇以明於天地祕藏猶有所見豈人才賢

否或虞未精

堯舜之盛有典謨

僞說

徒觀夫法既匪伏爵惟襲堯非無治世也此號明昌之世亦有熙朝也此稱揖遜之朝凡在簡編之載詎同禮義之哨

殷周之盛在安民 借雨說

非無善治也此號八百年之治亦有賢君也此稱六七作之君

信而後諫 借雨說

當其賢耶王同運明良際時聚精神而宵會披肝膽以無疑巧言如簧也不能使之變謗書及篋篋也不能使之移乎既永若道其直之德尊臨已厚腹心之託七臣在列宜殫藥石之辭

什一去關市之征 借雨說

粵其自貢而助雨公及松多寡分中度等差適宜非曰財有餘而棄以弗取非曰用不足而求之靡遺念中制之立誠莫加此捨常賦之外將焉用之蓋吾國用雖廣民財有常輕而取之於國口關過而歛之在民或傷是必多寡不失於桀貉貢助亦參於夏商

無足天下在明分 借雨說

大矣區宇廣哉幅員凡在混同之域曷均生養之天為之調收則刀雖給以難繼

加以補助則惠若周而實偏乃知足下之有安必也正名而是先

郊特牲

借兩說

時也璧玉光燦燭理具文非無席也惟用茅以及秸亦有器也必貴陶而與

郊上質以章天德

借兩說

當其鸞路款謁龍顏肅祇牲可備也取用騂之制壇可飾也崇掃地之儀

禮以實副貴惟素為信茲德產之致也因彼天心而奉之

黃帝以雲紀

借兩說

聰敏不恃神靈敢私寶鼎作方猶寓象天之意星歷起方尚先迎日之

推况雲瑞之應固已昭若則物名之紀敢忘取斯

成王有萬年之壽

借兩說

觀其躬善總統時躋近衡微而木草猶被於仁厚幽而神祇咸樂於盈成

是宜和極兩間之際歡騰萬歲之聲振秩秩之德音治臻于盛享綿綿之

膚弄數極其盈

齊魯文學皆天性

尚父遺烈周公舊勲適其國者尚嗟周禮之盡在至其地者猶喜韶音之可聞豈非餘澤固存於斯世諸儒咸富於多文

守邊當世之急務

時也烽燧屢警羽書四馳質之縉紳則其進五利聽之介冑則徒誇六奇思善後之謀將矣先也惟固守之說誠爲得之

去彼取此

車駕幸太學

萬騎雲集千官影趨鸞聲動兮肅穆群聽龍旂舉兮輝華九衢不遊觀於宮室而遊觀乎禮義之地不馳驅乎苑囿而驅馳乎道德之塗帝乃視學時惟重儒

文帝以道德爲麗

恭儉率下寬仁作君臺榭不飾烏觀乎真飾綈革無文孰窺乎至文

文帝罷露臺

樸若交儉淡然不文宮室可營也常念閭閻之細服御可增也每思稼穡之勤況中之產莫匪艱難而致而一臺之費寧爲玩好之云

君子知稼穡艱難

德足惠下道能善群爲天之所子下爲民而作君深宮可處也每卹閭閻之細備味可饗也豈志穀粟之分宜念艱難之業庶圖久大之勲

設策待賢

蓋其治道攸繫人言敢輕飾不在羸羽而寓意於飾聲耳所以鍾鼓而導情者聲示予虛已有以待庶爾有懷而必傾

文帝愛民如赤子

意若曰帝業雖固人心未舒帷帳之繡孰與民煖於裘葛苑囿之薑薑若民安於室廬此所以振救於安全之域撫摩於彫弊之餘

意曰

詔賜田租之半

古

意曰稼穡爾力鋤鋤爾親或春務方興而省耕之政闕或秋成未入而追科之令煩我得不音發大德言行至仁惟自上益下務因田而利民

乘國如乘航

意曰眇若一已廣哉四方上焉天命之可畏下則民情之靡常事若無難

而有至難之理時雖既濟當爲未濟之防治欲安於莫枕危當戒於乘航

漢 斲珣爲樸

意曰大業甫定餘風未淳吏刻深也孰是持平之吏民詐巧也殊非歸厚之民儻公恕爲心不首於七制是澆漓之後復生於一秦

漢求文武如不及

文

武

意曰朕以眇躬承慶基內焉有多闕之百度外焉有未賓之四夷苟或憚勞於搜拔殆將執任於安危爾可用者吾寧緩其

高祖納善如不及

意曰敵國相持安危未期人傑適楚則楚執力必振謀臣歸漢則漢邦可知此以見善常若不及用人亦虞有遺計可采者吾比皆聽其

天心仁愛人君

天意若曰彤色巧賦表儀者誰立爾司牧代予寵綏然而處之富貴而驕意易啓重以休祥則誇心必隨欲寓監觀之意莫如謹告之時

太宗乙亥觀書

意曰監古得失廣吾見聞或日宴引名臣難以文詠或朝隙召儒生質之典

墳然且日猶不足夜以相繼甲且未已乙焉尚勤

雖曰然而

刑賞忠厚之至

雖曰品式具在條章炳如然而適疑似難明之際當依違未決之初故思如可予則必審庶以錫馬而過若可宥則寧闊疎而漏魚其德可謂至矣斯仁豈徒近於

漢股肱蕭蕭

雖曰逐鹿開迹斷蛇聲基然大楚可蹙也蹙是以何道而三秦未舉也舉之者誰匪賴規隨之力未知勝負之期所可寄者豈容釋茲方于戈五載之間吾安所持伊手足二人之力汝翼而爲

王者以民爲天

民

雖曰生殺我擅權綱我持然邦本至重也胡自以鞏固而帝命靡常也曷全於寵綏所敬在此于時保之有臨是有容靡恃崇高之勢可近不可下每懷寅畏之思

舜同律度量衡

雖曰正以率下信而遇民然法度既彰則慮啓他時之弊而書契既作則又非太古之淳苟公平之制不有以先定則變詐之態易生於不均

仁之爲器重

用古名

雖曰天性之寧人心則均然而堯舜大聖也猶或病於濟衆由求高弟也尚不知其得仁取彼難勝之器械夫輕舉之人

宣王側身修行

雖曰小雅盛治中興令王然旱暵爲虐也嗟天意之未解而饑饉荐臻也恐民生之或傷儻非罪已以省過何以反妖而致祥

文帝勞軍細柳

雖曰恭儉爲本實克仁有餘然而驕尚形於尺牘辱未償於嬖書故金縢續好也姑示權宜之舉而戍壘分也也深期宿憤之摠即轅門而至止寫上意之溫如

修身在正其心

雖曰凡杖寓誠盤盂有箴事飭以五於言動必謹日省以三無起居之不欽要知修省有道源流自心

雖曰合爾萬善萃予一身然而孰非學也或適乎正道他道均是體也或分

乎大人小人信一念存亡之異乃終身移舍之因

殷周井田制軍賦

雖曰載祀云始興王肇初然而不弛備於治平之世每訓民於耕墾之餘土茫茫九有均授原隰膺八家奠居迹其疆理之若是中有師徒之寓於

不自足

朝有進善之旌

淵默聖德螭螭帝居智兼四海也慮寸長之或失門遠萬里也忠忠言之易踈我是以示此拳拳之意寓諸子子之旗黼坐端居降溫顏而穆若嘉猷入告觀析羽之翻如

國家間暇明政刑

當其枕奠中夏烽銷朔庭世雖安逸也每念於無逸時既教寧也尚憂於未寧欲其勿替於基緒可不又新於政刑三登曰太平彌軫保邦之慮四達而不悖益彰出治之經

天子游六藝之圃

躬雖上聖而罔敢居聖性稟生知而猶資學知

上酌民言

九五位正半千運隆智雖大也務衆智之兼采謀雖廣也必衆謀之與同樂取諸人之善益彰大道之公足有臨足有容罔私所見皆曰賢皆曰可必取其

舜同律度量衡

樸則已散帝其有為俗雖可封也淳者詐之始民雖不犯也簡乃繁之基故茲日用之要者于以先時而正之

天子學問至勤至荒

明燭物表德根性天以帝王之資而加緝熙之懿釋堂陛之嚴而躬聽覽之專善亦足矣心常惓然道冠古今朝見聞之愈博論關廊廟治微賤以詳延

聖人能內外無患

誠以智慮超世聰明冠羣不以國家間暇而廢政刑之務不以邊隅安靜而忘封守之申

帝歌勅命惟時幾

是何極治冠古大功在人以雍熙之盛而猶寓嘆嗟之意以明良之會而不忘樂石之陳深念眇綿之作炳相期夙夜以惟寅屬此允諧寫誥誠丁寧之意思其不易察斯須芒芴之因

太宗道守人使諫

時也得失無訪安危備詢不以功德既隆而無事可議不以制度既立而無言足陳苟廣覽不極群下則有過在予一人

舉一隅

洪範天地之大法

是書也文兆龜負數因象全以皇極一位也已存經緯之妙蘊以五行一端也且生成之自然況疇類之咸叙豈元功之或偏伊十五字之文孰非至理凡萬有一千之策莫秘真筌

六律萬事根本

大樂職舉伶備制存驗飛灰於緹室吹斷竹於崑崙以太簇宮猶統人紀以黃鐘一篇且為物元况六者之兼備豈萬殊之不根

意其然且

太平君子能持盈

時也四海莫枕羣方迭衡鳬鷺奏芳翁若來崇之祉嘉魚詠芳懽然相與之情意其處已自泰然且虛心而慮盈

唐虞聖賢猶相戒

揖遜道盛泰和俗淳父老子舜而天拱明明之主左車右馬而星聯濟濟之臣意其享治以自暇然且颺言而互陳

尊題識輕重

和戎國之大計

中國與外邦非強主強國目不可不識輕重為要主說成來求和無

時也虜使通書詣于帝都稱今日之臣妾歸昔年之版圖於是天言聽芳來不爾拒邊備撤芳我無爾虞是計為生靈而設故患聞內外之無口口交親哉彼三軍之武車書混一不哉萬世之謀

雄壯

節義天下大閑

望聳物表動為世師事有不可奪則抗羣議以固守理有所當然則排衆命必為顧兩端有所執也宜四海翕然從之狗國主身正一時天分揚清激濁萬世之宏規

第三聯 不當似第二聯

巨鎮強藩方在陸梁之際

李晟身佩安危

太山累卵係吾去就之中

戴白垂髯仰龍德位天之象

李翹首望太平

匪朝伊夕歌鳧鷖在渚之詩

念茲死不復生屢賜寬優典

三宥制刑

或且留罪不可赦姑從輕重之權

合進繩規矩而成昭其度也

器以藏禮

豈小大尊卑之別不在茲乎

相上堂執手之辭言歸手好

李郭相勉忠義

皆憂國愛君之意固有他賜

地據中都最爾小諸侯之國

魚食東周禮

制選佐皆繁然大宗伯之義

自黃帝以來不特伶倫之制

樂則韶舞

獨后夔所典口口虞舜之心

頒細書札之勤數予心腹

詔賜田租之半

減常賦十分之五食我農人

昔日提摶乃在將軍之掌握

金朝鉸範作甲者之鑑基

穀列輪駟駕飛龍之耳耳

珍浮瑞溢表威德之皇皇

五路以玉為飭

雖來貢於廷琛皆疑匱化

奈未乾於口血難保無渝

昔任法審刑以庶事因獲致

今悉更始先克苛細之為

苟且書所存罔感念為之偽

則周旋皆中米遺天恩之輕

解溫阜財方馬淵衷之樂

耕田鑿井已薰叶氣之多

舜歌南風天下

治

相屈原繼作之勅得遺意

李賦與古詩同義

方嗟蜀道之征蠻不知所屆

長安復見官軍

自夫子既刪之後豈自先詩

始也摠干有戰開用安象

誰為陛下之謀事將去矣

子房諸借者

俄而口口狀如生賢便為武坐周居之治

願得食前之節臣請書之

子房諸借者

幸生亮舜之時安得不擾化國之日舒以長

百秦丹青可露雷震之怒

見忠臣之心

如頓義和之戀久昭難移

文帝思古名臣

寸誠恭白有如天地之臨諫

見忠臣之心

赫然發憤慕廉頗棄名

文帝思古名臣

三韻終

第四韻 雖貼下截須承上截意庶得貫通體貼最要周備

關合上下截 正格 關合貴渾成不可牽強

王者以民爲天

得非欲惡之情可卜於從違聰明之鑒靡逃乎聽視推其不愧以寓以不忤即其所事以加於所使信隱顯之同然宜周旋之奉以

見道知王治之象

因知子建芳已具形於六官五行分芳亦兆基於五事驗其風雷明號令之攸出觀其雨露識仁恩之所自是皆見乃之謂象豈或外此而求治

討事謗木之道

想夫繩愆有得於求愆論治庶幾於通治雖先顯刺而默存正數之理未至直書而微寓歲規之意以斯達諫者之至言亦可踵治朝之盛事

又雖合上下說亦品藻抑揚體

因知奏於囊者不若立於衢詢諸朝者不若求諸野制且異矣意猶古也雖書非以板而言皆切於政治雖議不及民而情亦通於上使其美意之尚遺奚必虛文之是假

克良則法平

豈非無利深之資則必無鍛鍊之文有寬厚之政則斯有哀矜之意刑若畫一
律寧折二昭昭乎繩尺之無枉坦坦乎江河之易避

體物

文德帝王之利器

德非鼓仁義之口而勇力不施口非厲道德之威而安強可致人兵不戰也孰非屈堯
舜之化技擊乎雖銳也不足敵湯武之義惟興成之主一用此道故懷畏之邦舉無異
志想寬柔以教何施金革之強諒孝悌既修可撓甲兵之利

聖人陶成天下之化

有經籍之鈞足以揉人心有禮教之範足以定民志甄萬室以歸厚子垓群生而使
粹是宜久道以體常抑且觀文而取貴足以臨也有可觀可度之儀其在和乎微
不範不模之器

天下大器置諸安

蓋謂經營締造當念惟艱憑藉扶持莫先自治必也躋以仁壽切手之禮義
駐民生於奠枕之域寄國祚於履屨之地措諸安毋措諸危取其義非取其器

且坤輿奄此接大聖統之千而震子主之維若太山之四

斗為帝車

是何映華蓋以上承拱紫震而密次攝提下正於輓輓夫駟運參於衡轡揭推移不已之柄取運動自然之義良由兩軸示杓曲之三方軫見魁方之四氣面正序左旋九道之間閑有餘分斜指兩辰之位

賢人國家之利器

挺竒草澤之間耀穎岩廊之地昔之窮也固當蓄銳以待敵今之達也詎可藏逢而避事故我小而製錦芳恢恢智刃之地大而補衮芳恪恪官箴之備隱而未見姑同囊穎之藏動則有成豈在訟刃之利

舒向金玉淵海

是何中涵道德之光外振聲容之粹其儲蓄不露芳測之而益遠其殄藏有餘芳酌之而不匱蓋文之發越者實出乎尋常宜後之采摭者莫窺其一二言皆有補蔚華采以相輝浩不可量信環竒之所萃

辟雍海流

夫然學而至者冠帶儒生遊而觀者珪璋君子齊齊或集洋洋萃止待夏開

源淳蓄者衆舒向金玉龜藏於是曷取海以言之蓋儲才之富矣

以禮爲難古

肅肅然求允置之武夫丞丞然單嘉魚之賢者是董公孫也盡入於漢商
授契臯陶也不遺於堯野焉知賢者而舉之有以禮爲貴者

太宗得至治之體

得非典具全焉元一節之遺道最盛焉非小康而止三省建官相貫於脈絡諸
府置衛有同於臂指彰彰政治可謂盛哉小小計畫安能致此

天子游六藝之園

想其樂師前驅禮與泣道窮文象之興林覽春秋之首翱翔乎書之峻宇
之有訓洋洋乎詩樂靈臺之經始焉將追軌轍於前聖抑亦破藩籬於諸
子雍容丹禁心豈无所用哉涉獵群經樂亦在其中矣

大業政平仁義之淵

得非浮津而南已從渡說之謀渡河以北亦務除苛之治厚澤積累群心漸漬
下已治焉源於統下之日人自安焉深廟愛人之意凡魏魏國勢之如斯非淺淺
君思之所致賢哉六七作相培植於治安波及四百年皆源流於愛利

國者天下之大器

茲蓋言其用則亘古以窮今語其量則包天而括地中函冠帶之俗外混車書之異固非利於小用遂託名於大器

漢用大度爲符

不必觀星聚而漸上已降不必占雲物而沛中樂附敵可服下於仁義之舉民怨不手摩自寬仁之有素所以爲符惟觀其度方自卿生之求見已係群心非由聖母之以彰乃膺天祚

漢股肱蕭蕭曲

不以其起刀筆而亡奇不以其持文墨而不武扶義而西汝則力戰舉兵而東爾其坐撫一搗而餉道卒辦蹴而敵兵就虜倘非托重任於極力何以收功於掌股不見追亡方至頓寬失手之懷掠地既多重念被創之苦

仁宅古

以守位則九重萬世之安以濟衆則四海一堂之上失之者處傾宮无以自保得之者在陋巷寬之能抗王此要仁先尚理斯爲美曾何終食之遠身或不能遂有弗足曠

漢網漏吞舟之魚

想夫行莫容者樂我寬洪湯而失者賴於安養沙上之謀宜舍之而不問海島之連聽悠然而自往苟多爲條目求以勝於定一或窒誤无非觸網掃茲毒螫務

從網舉之踈縱若長鯨俾泳海涵之廣

譬喻

文王視民如傷

想其見戍役之遣而慮乃瘡痍視關市之譏而恐其肢削心亦憂止女
常惕若爾方載飢寧我食之違暇爾且恐疼豈无躬之逸樂不聞有異於支
體但見相通於脉絡顧予翼雖云不識以不知相彼元元若恐胥戍而胥虐
文帝愛民如赤子

觀夫罪不咎乃使金生息之繁兵无刃乃俾遂體膚之愛慮其號寒則帛
也爾賜憂其失哺則粟焉爾貸无非若子之閱斯足見養民之務在雖禮之
事猶多缺非所急先而父母之心將何如惟其康乂

天下之安猶泰山

萬世帝王累朝基址旁環侯壤之錯落俯視民岩之迤邐皇皇周京與允
鎮以並列魏魏齊治决代宗而羅峙口守邦何待於設險有盤石隱然常足恃

下令如水之原

茲蓋一命之出也自波及於四方之言害也自派於千里无反於既决之後當

謹於未施之始苟失其源何取於水數予腎腸心腹審之在初放之南東
西本其如是

君子之辯猶兵

古

於是艾夷怪誕之流剪撲紛爭之士或闢路於既塞或誅姦於已死惡
于時而惑衆我且直之聲伐罪以吊民予非得已

高祖從諫若轉圜

是何彼方造膝以請前此已隨檄而翕受都既可遠則即使命駕侯或當封則亟
為置酒心則匪石虞先制手肘伏劍以平天下見善則遷猶珠之走盤中何難之有

王者之法猶江河

是何無不測之誅而濫於罔辜先益深之律而使之難避明清三代之約疏闊九章之
示汝臨而懼則毋蹈於死汝望而畏則勿流于僞催吾君昭一定之典斯天下无胥沈
之累大虞調隄防之具明以齊民清班生律令之原用而濟治

聖人之道猶目中

豈不以揭為民極初无反側之偏著在人心為有晦冥之病大而易知若照光協於豈
大正以不他若明式符於離正苟非因類以求道曷表建中之自聖得其傳矣昭昭

彛訓之教仰以參諸赫赫輝光之盛

君子在治若鳳

用古人名

想其樂道也即樂德以來游想其乘時也猶乘風而特起朋集左右翼分使蜚聲丹陛者咸嗟賞以見謝抗志青雲者皆爭先而覩李茲翱翔有取於嘉瑞進退不輕於君子

智若禹之行水

豈不以發於吾心初匪強為質諸古人如其已試井井焉九土之別循循乎八年之治東西上下皆隨可就之勢委蛇曲折不出所由之地顧其治水也若不事水猶之用智也曷嘗有智此聰明无作運量一本於自然彼泛濫橫流疏導亦因其所利

天形如倚蓋

西傾非墜也立極无待於斷截左行非遲也牽自有同於旋蟻傾美蔭以旁及散仁風而遠被斗柄高揭而自他有耀星弓畢張而不離于紀用殊入落之青運取在南之紫道則雖名形猶可擬高祖納善如不及

得非達前善之聽則幾成六國之封綏監門之說則將失教令之守所以明洗輟
洗乃饒食自頃刻印銷印乃直反覆乎人皆執策以求用我或拒人而則不聽
關中之語即命遷都方聞沙上之謀亟令置酒

形容

鑒取明水於月

豈不以氣降自天輝揚光降蟾入河而餘闕旁及魄山海而層陰下濟於焉挹
彼以注茲予以奉盛而舉祭朕三常保維彝修醴齊之共天一所生鵲殿瀉
金波之麗

鑒燧取水火於日月

方其夜景空澄朝光洞徹彼以象示此因器設元精相射兮波穆穆以下委
其氣交融兮光煌煌而不絕非取乎明曷昭其潔金堅錫澤剛柔合造化之工
魄燧輪重輝潤接連亘之列

三朝受圖籍

想其賓臚傳命而即將司階夏官獻數而司空致地欽承戶口之數親覽封疆之
計莫不臣職修而國計達帝容儼而天光下被統咸慶於歸一志何勞於掌四

歲新正朔講漢朝上壽之化躬覽文書有周府登民之意

昆明池習水戰古

想天鼓聲鼓作方聲宣天旗幟舉方虹捲浪坐作進退其令甚肅出投縱橫其威赫時況在於中幸其於上四遠四十里風濤多變之虞來往數有攻取萬全之狀

宮隅七堆古

莫不仰法天之紫垣俯據坤之寶勢立是隅也蓋取乎嚴固度以雉也式彰乎崇麗上轉轉其脈稜旁連延於俾塊維其高矣壯天子之臺門美我輪焉示諸侯之域制

金華朝夕說書

想是時庭燎輝而風動經帷禁漏殘而星環會升次高妙選賜之清燕講惟幾之戒則勉以加益玩無逸之辭則進修而不倦凡茲紀載之遺書悉以推明於邃殿

明堂朝諸侯古

于時庭燎交輝雞鳴四起率土王帛諸藩如履震輶警芳雷霆鉶佩聲乃官祉爾圭各辨於公侯爾璧乃分於男子禮實盛哉尊無過此

車騎校備上林

於是屬御郊陳元戎野次或周旋乎鴻德之所或馳騁乎靈輿之地一發而五祀畢獻三駟而六禽羅致庸大閱於師徒故盛陳於兵騎擁豹尾旌頭之衛若是威嚴臨駟割虎落之區閑其繫刺

以其珍禽怪獸悉固于中神在麒麟旁懸其地翠蓋可駕鳳輦細草芳藉龍騎始而成園則三表分峙繼而發矢則五祀畢致殆非事遊獵之娛于以示激昂之音六驕驕登金路肅若威嚴款牛首統黃山習其擊刺

文帝勞軍細柳

自是霽如日之天威屏若雲之環衛初至而吏士持滿入而軍門尚閉莫不持節以詔芳俯從都尉之請不拜而揖芳益重將軍之勢因先治於志禮用成於皇帝雖單于俱棄細過兵敗遽忘今天子為勳改容士知自勵

王戴環冕十二疏

非謂貫以絲而徒多多儀飾以珍而祇為觀美物與禮稱王惟德比風動綠聯芳叶應風律月浮瑞彩芳順符月紀取其意兼取其文參以制實參以理與璧肅將於乾位冠必正焉垂珠倍取於坤久數死過此

學士登瀛洲

豈非志氣雲飄聲名日起身游紫府而泚太白之筆足躡丹墀而謝王喬之履

辭同律度量衡

假合

一其不一之風齊以可齊之理因和聲而清濁以辨由作服而短長有紀惟修之谷
毋出小以人大願貢之金豈輕此而重彼

狀意

天子臨軒冊刺史

古

且曰四方列郡茲乃股肱百姓群黎欲安田里當勤力以供於爾職勿特命以沒吾
赤子朕今已悉言之卿等宜無負此斯時丹禁豈惟綸命之寵光他日政聲當
有重畫旦之優美

聖主言問其臣

寧不謂事求有濟也奚必出於已謀論欲其當也又何嫌於異議疏冕垂訪緝
紳獻智詢之賔哲可無中出之漸難以便嬖寧免自私之累將期制治於未形當
審發言之所自有臨有容而有執罔勿片辭及咨度以爰諏必公衆志

君子戒謹所不睹

蓋曰欺人不可欺天畏物莫如畏己幽冥之中若日月之臨照暗陋之際有神
明之顧視苟外隆美名而內缺實行是陰實小人而陽爲君子

廣夏論唐虞之際

蓋曰治必極致始有可言時非粹古乎將安仰動華之盛常嗟曠世之未復興
所載幸有遺風之可想臣謨但罄於啓沃主意宜從而推廣

人主天下之儀表

儀

表

蓋曰修身不謹何以律人居上既莊乃能臨下視而動者咸通趨向影而從者罔
取令自然可法可則何止猶甄而猶治

取正於經定大號

蓋曰殊功續續視古以無慙極美隆名光前而愈盛德稱其廣則曰文曰武道
述其備則謂仁謂聖雖動拳一意無所不至非采摭群經殆難取正考易直簡
嚴之音典則昭垂播輝煌赫奕之名天人交慶

諫者救其源

古

蓋謂夫刻補不已則丹盈乃興象著不已則玉杯將出欲不可縱幾焉勿失若微
源之一啓豈片言之可必蓋由來有漸基必自於幾微非曲爲之防勢將

成於溢

庶者樂無求

古

是何不雖細而古人不求萬鍾雖貴而君子不苟蓋心而知義雖可取以猶
慙志苟無厭於當辭而何有今也雖曲肱飲水而不改其樂雖抱關擊柝而
不渝所守願希子罕輕宋玉以見辭請效孟軻鄙齊金而不受

多士秉文之德

豈非因神事神敬本中存即心感心美非外飾其顯相方在宮猶想於肅肅
其對越芳事帝韋懷於曩其如見其人而不面厥德威儀咸造清廟以待祠饗色
不形體前王之順則

文帝止輦受室

帝音若曰警蹕雖肅於下堂陞若遠於千里汲汲而接尚憂僂首以不告遲遲以拒執
不畏威而遂已此所以其朝可緩而聽不宜緩吾行當止而陳難遽進所至以受之
見其勤之若此飛輿必容表盛之諫行乘馬雖驚敢沮釋之之議是

上求文武如不及

思之切故望之也深用之急故取之也力金甌未覆食不予暇玉帳未充虛猶將

側聞其善惟恐其不至樂其至又憂其弗亟

宇文為難古

誠以人情狃於久安天下恬於無事不期驕而驕志自啓不期侈而侈心自至禍多起於所忽患乃生於無備得不慄如馳難御之馬惕若奉易歌之器守成君子太平雖詠於鳬鷺求助嗣王後患敢忘於小茲

鋪叙

石渠論五經同異

豈非詩一也言多齊魯之分書一也文有古今之異傳易禮者雜施梁二戴之談春秋者用公穀數家之議統而辨之无有定論黨而伐之各持私意紛然穀亂之衆說悉以討論於中秘

克已六經之所上

豈非三百五篇斷以无邪之言六十四卦首著存誠之旨樂道其志禮明所履春秋一字惟邪之辨訓誥百篇自危微而始焉子雖博而說則反約道不遠而求之在邇惟視聽言動之際靡習乎非觀簡嚴易直之辭死先於此

天地播五行於四時

是必爲木爲火也即春夏以迭施司金司水也分秋冬而更主因方而掌則固有其次與季俱旺則更資乎土將成歲序以有四實係天才之生五雖不言而化必曰陰陽曰剛柔亦凡錯用而成故執權衡執規矩

皇極之主叙九疇

由是五行與事也曰次曰初八政與紀也或前或後既俾之三德六而稽疑七又使爾庶證八而嚮福九信茲經世之疇次爾建中之后尊居九五允符龍德之中數定始終益闡龜文之負

湯以六事自責

豈不曰宮室之營婦謁之繁苞苴之行讒夫之熾不然君政之失節否則民生之未遂再三言之帝必我鑒萬一有此咎皆予致責已也周弭災所自

六律爲萬事根本

茲蓋相推而變不窮同出而名或異畢乎一者自此始盈乎數者數由茲備分爲四聲肇居臣民物之象散在五則起度量權衡之義其中寧有二本此外斷無餘事高下之音清濁之體協管雖殊精微之變幽隱之情開端有自

御天下者正六官

豈不以治典而下文別其司邦二而上條分其目體統或素綱維者孰要在爾修厥職芳聯事合治爾師其屬芳阜民倡牧蓋事難偏舉必欲歸正故官雖衆連惟先正六

爲天下國家有九經

不著迹

是經也并并予紀陳繩結制倫所修所勸序列其七以柔以懷條分者三凡多爲之目何者非經便一失其統焉予能治出而御世深明大學之先推以作綱允協筆疇之次

宵雅肆三

想夫雍雍大學之化濟濟受詩之士嘉賓飲食一唱以充篤使臣勞遣再揚而未已朝廷激厲若是其至膠庠講論當從此始

斗酌元氣運四時

豈非已寒則暑既休則舒不及則均太過則約建寅建酉也春秋但見其更迭指丙指任也冬夏靡聞其差錯蓋時體觀氣消長而乃視時而斟酌

忠臣之諫有五義

蓋其言在必行理隨所取難爲難客則降體以進諫不可入則真情以剖初終期

底於盡節諷諭又詳於告后若曰五無不備情乃具達一或未至忠焉何有論前陳於數百敢謂遽從策參取於三庶幾無負

功臣受山河之誓

乃命通侯十八位之封世爵百餘人之受呂騎將方汝膺中水之寄王將軍方汝荷高陵之守彼流可涸而江漢之績如舊彼石可磨而蘭龍之封不朽縱令斯地之已改亦指此心之先負乾坤偉績見當時論報之初襟帶相期自今日既盟之後

叙來歷

七月陳王業

是何稼穡之教自后稷以始基田功久即至文王而善述世愛卜於三十君豈惟於六七由其積累也鵠乃有巢念此恩勤也鵠無毀室勉思乃祖之攸訓无若後王之則逸亨葵所詠知樸厚之猶存如岐之縣信本原之自出

正秋萬物之所說

彼其鍾陽德於發生經巽風之披拂循至沉碣始宣湮鬱機動賴鳴者咸躍於性分和薰氣鼓者各全其伸屈惟陰中妙曲就之功則天下無不成之物

摘題字起

天叙有典

是典也不以契之敷而五教始親不以禹之興而彝倫方叙尊卑長幼非外以矯飾仁義禮智由厥初之賦予

文以氣為主

是氣也曾襟宇宙而浩若不窮呼吸風雲而爛然可覩雄邁之節可鞭韃屈宋渾厚之質足馳驅於李杜自見綽然而有餘又豈泛乎而无主必可觀者飄飄之才思凌雲誰其口之挺挺之英風有古

天道至教

是教也非諄諄然命之以言非屑屑然誨之以事日星森布无非面命之音風霆震厲莫匪耳提之意

聽言宏接下之規

是規也有轉圜之易而動與周旋無執方之見而居懷固必立意廣大推誠款密密量恢宇宙來則不拒分略堂陞待之如一惟其示先我之公所以盡聽言之實且樂夫忠告謀善達於巽聰宜廣此聖國禮愈加於平日

以爾

天子學子問至坊剪荒

以爾處利害之外則率意以言在隱約之中則究心於理將裨流冕之聽矣聞新
蒸之子有言可采不以微而廢有言可詢不以下而耻何并謀合智之甚廣蓋尊
德樂道之如是

以爾伐條也猶知道化之行以爾執柯也尚悟中庸之義談非帝王彼尚知咄語闢
廟吾寧敢棄母拘爵祿則言也必直毋局利害則知焉亦至

孝文將相皆舊臣

爾其山河之誓猶存茅土之封昔受事高及惠功著竹帛誅呂安劉身親甲
冑艱難既見於備嘗圖任敢忘於惟舊

命將在公卿古

崇爾位列六官職參四輔比閭族嘗州鄉也素所統治五兩卒旅軍師也必能鎮
撫是用釋袞衣而親韎韐含羔績而提抱鼓將得其人功高於古師今夫百夫之
長整我熊熊求西面北面之臣作予心膂

命將求本祖古

以爾舊烈未衰餘風甚壯不惟軍政之熟曉抑且士風之夙嚮是故赫赫周命先皇之名家區區楚邦亦項燕之世將

大政略故老古

以其宿望也係天下之重輕以其高年也熟民間之利害精詳典故之議練達古今之正既資遠慮以深謀況有前言而往行義符穆誓詢黃髮則罔行言協盤庚國舊人若而政

黃帝以雲紀

以夫瑞彩旁羅祥光四被載觀精禋之象默悟因成之義莫不取而名官則有雲衛之設象而作樂則見雲門之備何繩繩井井而有紀由郁郁紛紛之所致制以齊類以一靡徇乎私夏曰晉春曰青特詳其事

令郡國舉孝廉

用古人名

以簡行肩魯閔而重月旦之評節輩夷齊而為邦人之式將令舉一以百勸豈止拔十而五得復其身方既用美俗試以職方式彰好德良由行者於一鄉所以名聞於上國做周室寶典之選先使遐邇遵侍漢人計吏而來遂從明陟

聖王宣明典章

用古人名

句典

爾有功則紀之于常爾宜罪則刑之於世此意暴自夫人瞻視約漢之三諭及父老建周之六布諸都鄙聖心斷斷以無他邦法昭昭而至此

用事 實題常用

子在齊聞韶

是何祉招角招挹之而諧和擊石拊石聆之而善美豈子元來奔而盛典已具抑師執所適而遺音可理惟千載之下寥寥而間作故朝之遇欣欣而有喜想當年稅駕使不羨於公西諒他日誨人舞可傳於顏子

春秋信之符

是何勸懲一本於當然予奪不疑其私徇鄭不由茲徒論於交臂楚既無此謾勞於執訊故言言具載於簡牘而斷斷允同於符印具文見意蓋將上下之經彰往考來何異達門關之信

虛題實貼

為君難題只為說君難不指何事為難故歷舉實事證之

茲蓋審所畏於若不足畏之中致其憂於未必可憂之始重於保民則每謹毋輕之成嚴於奉天則當念靡常之理或拳拳乎務穡之事或汲汲乎知

人之旨誠每事以思之見其難之若此雖居得致握乾符闡坤珍凜不
皇安履虎尾涉淵水

大禮必簡 歷舉禮物從簡

是何誠著燭柴敬存掃地精嚴崇結之席蠲潔陶匏之器軍旗之制質而不
文圭弊之化誠而去偽蓋存翼翼之心不在紛紛之多事路惟就本商賈之素
存效用特牲豈周文之未備

姐可熟也膳有於魚鹽可飾也掃或因乎地及於古而尚崇結之席尊其禮而
貴陶匏之器是皆德產之微庸見禮經之至

才難 古

固嘗弓旌廣岩穴之招玉帛盛邠國之委居北海者何未見於歸往耶東署
何未聞於興起信知奇士之希身夫豈大臣之不以觀漢高之諸將三傑不如改周
武之亂臣九人而已

實題虛貼 不着迹

唐虞盡象民不犯

死或可輒耻為難受君不見之則飭躬而修行小人觀此則面心而東首相期仁壽之

域不負文明之后

秦舞立敢諫之鼓

建諸衛室所以表文下之情設諸總章所以示取人之樂鰥寡有辭咸得敷奏困窮無告亦以踊躍鼓不徒爲意誠有託

善政致和猶抱鼓

欲而必從者上帝之心應焉如響者聖人之治未有感之而其効不著未有擊之而其聲不至即其相與之速表此至和之致

朝有進善之旌

得非彰四達之風聲動萬夫之瞻視立是名者所以寓求諫之實見是物者亦以知示人之旨方欣駭目於悠悠就肯甘心於唯唯

藏頭題見主意

聖人有全城

主善在用人固國

故得衛社稷者森若內環守封疆者屹然外峙閑以節義維之廉耻不模不範而固莫加斯匪版匪筭而堅毋易此所以何朔二十四郡真卿之守何如并州一十六年李勣之賢遠矣

大解非特雷霆

主意在文章

抑蓋匪陰陽相薄而成以大解之精而假不震於天而震其說於群籍之內不奮於地而奮其言於百世之下語之莫能載焉作者弗可及也惟此渾渾而類類之則鳴自然隱隱以絃絃和之者寡

明理

不出戶知天下

茲蓋真性湛兮如空未雲萬境融兮釋水為水故細而事物也悉渾渾於獨見大而宇宙也亦昭徹於一指固非疾徐運行而至自可觀所由視所以

誠者合內外之道

茲蓋負陰抱陽者同胚渾元氣之初賦象流形者其造化一門而出痒病瘵痛舉切於吾休塋塋比隣不分於爾室能反而求其歸則一

形色天性

豈非一身之內一理具存四體所生四端固有聰明非自能也由此德之達威化曷有則也本此中之受渾渾然萬善之充足寧復一毫之矯揉

致中和天地位

得非即道而觀則無道外之機械盡性而言則有性中之物則學力所到化

工可測

假彼明此

寶至展親

意謂大邦小邦皆我藩維伯父叔父舉吾族屬封以金路禮則未脩錫之玉由意猶不足倘非異瑞之龍昌表誠心之篤我是以分金寶異之美玉禮惟異數爰頒分器之珍奇信本由中式龍本支之似續

民教登天府

蓋曰爾為貴也我所尊崇爾可近也吾寧鄙棄處之王府殆猶鈞石之等置之
外府未免幣賄之同類乃躋守藏之中庸示重民之意凡曰辟黎百姓皆聚此言
可無三世二胥以司其事

冠帶園橋門

由是儼盛服以朋來環清池而輝映前瞻靈臺踏踰而接武左顧明堂雍雍而起
敬沐聖德以沃洽味道真而涵泳被先王之法服于于而來會天子之儒宮
洋洋甚盛

股肱日月獻納

蓋其往來于懷願聲忠嘉漸漬所言無非蹇諤德謹夕誨諫思晝度非必在雲臺而力進忠計不待開東觀而指陳遠略苟斯須或怠於忠告是委寄有虧於汝作

反起正接

天子不求邊功

古

非不能起三輔弛刑之徒發六郡良家之子使之獻囚則遠效泮水命以獲醜則爰同米芑然子號父呼效死於百戰疊結兵連勞民於萬里致衆志之如斯縱榮名而何以苗如朱率願希虞帝之舞千淮或不度何用召公之手理

宣王側身修行

非謂嚴拜倪於郊宮歲犯之初謹言動於圭壁告虔之始敬不在物咎皆由已任賢使能庸公德之不見謹微接下恐此誠之或弛蓋正乎下所以承乎上應於彼則必修於此耳胡太甚不我助不我虞德忘有憚毋違息毋違止

漢文惜百金之費

非不知十家之產產亦不可輕一臺之直苟必計然而用或不已後將何繼竊較

於錙銖謂吾德之太儉無縻以歲月致侈心之亡藝歷形惻若之念所謂
仁哉之帝

事聖君無諫諍

非不能排閹獻忠伏蒲抗議恭陳金鑑之錄徑造玉階之地然而仰瞻丹
宸舉動皆正縱至一言指陳何事則知本亦徒設鼓為虛置

吾非

人主燕行將相事

見是奪臣下之權得出脫法

吾非區區帷幄而恃一己之所長吾非瑣瑣鈞衡而奪爾臣之所主欲激三軍
則親講戰陣欲安四夷則親為鎮撫

歌器置坐側

吾非備夫物以陳化吾非取其形而觀美取其易溢也然存持滿之戒因其適
正也自有守中之理宣乎旁對龍顏近臨黼辰

雖曰

聖人畏無難古

雖曰聞暇既及於是時太平已薰於叶氣非所當慮而何以過慮若不足畏

而明爲深畏蓋惟不忘亂不忘危所以長守富長守貴聰明時憲有惟
幾成務之能祇敬日嚴在制治保邦之末

封事謗木之遺

雖曰紙勝之秘孰與昌言敷陳之密殊非顯刺然揆其救失實警於書失
弊其論治殆源流於通治是雖未盡於廣謀要亦庶幾於盛事

規圓生矩

雖曰方員或異其形動靜各隨所主方運而無迹也象固未見及折而審也
義因以取不由物外以求端焉識規中之有矩始也裁模於旋運允類盤珠終
焉肇象於端方蓋殊膠柱

受計甘泉

雖曰淵淵乎間館之觀深崇崇乎瑤臺之壯麗不以嚴禱祠而輕彼民政不以備
游幸而忽於邦計奏於明庭適副注想納於前殿豈容雍滯隨所至以
皆受見其勤之不替念二千石會稽之數方急聽聞豈十九里周匝之宮第
專齊祭

獨脚題總上下截說

無聲樂

是樂也應非抱鼓而有善政之和吹非填篪而惟斯民之牖季札觀之盛美莫覩師曠聽之遺音何有和以為貴聞之則不

渾天儀

是儀也制備四方形餘一天圖戶傳前輪轉占象南北極方視景之長短黃赤道方驗辰之來往即是觀天應焉如響器具成體於太虛之表端若運車寫圓模於密室之中視猶指掌

不以

中宗嚴恭畏天命

不以福既錫而玩意之或萌不以變既銷而懼心之輒弛享國之時永惟保國之道治民之際獨得顯民之理謂其萌一念之怠忽恐或替昔時之碩謏兢兢修行中存儼恪之誠慄慄持心慮在時幾之始

漢數路得人

不以牧羊而廢卜式之才不以飲馬而遺日碑之行若皋若朔則進之於文學如舒如洪則來之於方正

未有

鑄劍戟為農器古

未有太平而養不戰之兵未有偃武而藏無用之器當銷繁刺之具用作耕耘之備陶氏治氏毋肆其巧大田甫田各蒙其利魚麗貫陣化為耒耜之民細柳此營日變作耕桑之地

人上天下之儀表

豈非頻笑之頃已係於從違好惡之形遂分於趨舍未有視於此而不動於彼亦有正於上而不隨於下施為咸屬於瞻視舉措形於苟且雖富無倫貴無敵躬履九重惟唱則和先則隨化形諸夏

相其

孝文清靜富邦家

想其富國也不由入粟之時想其益下也不自減租之始內無侈用則京師收經腐之效外不疲民則戶口有歲增之理

太皞以龍紀官

相心其仰觀雲氣之成文俯驗河圖之薦祉職以象布名因端起春秋冬夏辨

集左右白墨赤青異分使皆紀述於自然由察觀其所以用終始昔今

革已日乃乎

迨其弊源既絕之餘政體已明之日始憂其害者終享其利昔憚其勞者今蒙其逸自然上無厲己之謗下無用情之實

性習相近遠

得非動靜不可同觀真偽豈容兩立昔無間斷者今隔尋丈向絕差殊者茲分等級所謂異者今不異者天同乎性不同乎習舉相似也初非決水之分一不察焉奚啻伐柯之執以之

華髮爲元龜古

由是稽訪古今考次臧否以之占人則吉凶見見於得失以之斷國則福開明於倚仗監同前代之爲寶異諸侯之以欲其無過敗忘秦誓之詢茲可以前知肯效義經之舍爾

禮義廉耻謂四維

寧不由摠提萬化之攸基統攝群心之自始以之挈國則國有常度以之立人則人無亂豈不修則壞不植則僵必其危可安其覆可起維以名之民誰越此顧其定制豈一目而正諸以此爲坊如泰山之安矣

清廟之瑟有遺音

一彈而變以成文再鼓而洋洋乎盈耳發越真趣掄揚盛美以之歌功也歌有盡而功不容盡以之頌德也頌雖已而德猶未已人若存芳音有遺口矣

乾爲君 旁助

茲蓋以之專斷則行健以統天以之無爲則不言而利下子分震索之象臣役坤行之馬蕩乎無能名焉大哉其爲君也畫必先於八卦表而出之體獨具於群陽專爲貴者

揆數

九尾爲九農正

茲蓋定品秩以交修別井疆而分正三者備矣何止六府之以貫之豈惟設物置必蓋於取象農事乃詳於布令

天子禁衛九重

故得羽材之衆迭布於後先鷗冠之夫旁周乎左右其分也也截然井法之立其環侍也榮若龜疇之負次踰宮伯之賓協鴻臚之九蹕蹕熊羆之吉足壯吾威魏魏虎豹之關各嚴所守

恭瞻紫壇八觚

茲蓋炳光華於積土之封燦文采於禮神之址因方而奠則路已倍於四達即體而觀則數幾參於九軌自然通膂響於上下豈特倣方圓於太紫

孝宣五日一聽事

月方畢而六覽封章旬已周而再明吏治從甲至癸兩親庶政之覽由朝達暮備悉章之意勤勤天聽之咫尺歷歷下民之情偽

文德洽四圍

隴西未平懷先王博濟之方陸沈未寧爲百姓息肩之地東觀德已聞棐之老河南從化亦有謹身之吏仁所視以如域何拘於有四

人主之勢重萬鈞

自然挈萬國以繩聯環千官而星拱雖百齊人之舉而莫措其力雖十鳥

獲之任而難施其勇表入勢位之隆致庶俗觀瞻之聳

園廛二十而一

得非輕重隨宜肥磽辨地有其入者寧嫌多取之害無所出者俾樂寬征之易茲所以因百分而定五數之歛合萬有而收半千之利載觀任土之法三嘆便民之意

順講

器以藏禮

其泰賤則其用愈微至尊則其儀益厚疑似必謹重輕無苟一就三就不可以卑而替五命七命不可以虛而受茲大分之所寄謂繁文而則不或乘或服雖存日用之間有殺有豐實具天常之守

王者財萬物以養民

自是貨無貴而重賤而輕利不畜於此豐於彼農安播種而粟盈露外之積商懋交易而財溢日中之市使物有而壅勢或偏重是生無以養民將何恃始猶象施由君子之平終協順時及有聖人之以

茲蓋因天時而與之消息盈虛度地產而為之通融彼此權其貴賤則本末不病於農賈制其豐凶則俯仰各安於父子苟惟委物於自然雖欲益人即何以御之有通

俾皆暴暴於邱山生以不傷孰不熙熙於田里

聖心天地之鑒

由是開明覆載之先委照希微之境陰陽莫測而我固昭徹造化無形而吾能觀省旁輝智燭之耀中發天光之炳惟精惟一屏事物之紛紜不將不迎見方圓之動靜

漢教路得人

由是朝廷設文學之科郡國舉孝廉之士相材將略隨所有以區別儒術吏治因其長而器使莫不指帝關以來茲超王途而至止倘非寬路衆之求何華名臣之美禹都之興六七載車國可稱自平津而下千餘人翕然在是

典重

山海天地之藏

迺若會稽金錫而幽澤魚鼈華陽璆鐵而荆河絺紵材所生焉茲實饒衍寶不愛焉孰窮積貯要當導利於上下是謂能權其取予梯航萬里富亨今日用之原衣食群生大獲載珍儲之所

天下大計仰東南

豈不以銅山鹽海利市四方水陂稻田食資敷歲毛羽齒革器丹砥礪爲地卑九州而租賦可倚漕粟七百萬石而舟車相繼雖其他征賦之入未足贍國家之計

周之士也貴

故得金玉其相棧樸人才圭璋其聞卷阿君子素然皆正直之節黻黼盡敦膚之士

輕清

導民之路在務本

寧不由一夫不耕或受之飢卒歲無褐將安所措必也田食弓井飲男粟芳女布母情將而輕棄乃職母朱作而不安其素苟或他適皆非急務

粹而玉

誦其詩兮溫以扣讀其書兮渾而顧文之爲文純以顯德禹之爲禹精而傳道

先賢後虛

先提起實字下却幹旋虛字玲瓏

三十年之通制國用

大而乘輿服御之供小則廩稍匪頒之給凡厥邦計量其歲入寧使之有餘餘以爲養母費焉或過過將不及生財素得於源流成教章稽於三十

天子游六藝之園

以其禮園之富書圖之繁易奇之粹詩葩之美英華古樂林深魯史可不飭吾珍駕而休息其所整我德車而覽觀乎此

昭回之光飭萬物

大而岳瀆之有形細而根莖之無識入吾歌詠者榮若藻繪被我形容者宛同粉飾良由運造化於心匠鼓陽和於筆力發于宸思大人追琢章散在寰瀛類五采彰施之色

智者創物

舉述者則創者可知

大焉爲甲兵城郭之方小焉爲宮室舟車之利函人矢人嗣我遺法鳧氏治氏相吾故智凡今百姓之日用舉出一人之新意

假令

無實事當用此活法

五帝有勸戒之器

莫不監其滿覆而爲自滿之防觀其中正而悟執中之一取諸物兩存其

義熙我懋我修以無缺敬之敬之守而不墜非誠心有寓於厥鑒何歷代俱存於此器踵上古遺風之樸敢曰已安驗當時注水之形毋輕所視

禹惜寸陰

且以過門不入也何自弊於精神當饋屢起也何靡遑於朝夕蓋事功所致係乎念慮之頃而歲月之計亦自斯涸而積辰必懼於去速日惟思於加益凡茲形兢業之懷所以重居諸之惜拯民於溺既平洪水之滔天無日而忘猶恐白駒之過隙

北方

玉比德

得非光外著方式表於潤身璞內抱方庸彰於足已動容之盛其節皆中精粹之純無瑕可指宜乎德與物稱美因類比爲環爲珞豈徒誇朝采之奇取物取身于以見日新之美

庶民惟星

豈不以在天在地交列於兩間聚舍聚廬實同於一致俯以視卑仰而取類制其溝封即封域皆有之分載於版圖乃圖籍可知之類有能參錯以並觀斯見

衆多之爲至

庶幾

孝文有刑錯之風

茲蓋網非不用也特使之疏獄非盡死也但稀其數犯者寡分而虛囹之俗在過耻言而畫衣之意寓風聲猶見於有餘手足孰云於無錯厚德可使於天地翕編于民極功若較之帝王僅存其故

府兵得井田大意

想其六十而免也參稽乎國野之征三百爲團也彭方繫乎軍師之職其他節目未必盡合所謂規模是爲僅得使意焉或至於矣古則兵也豈無於蠹國比隊有正火有長非紉是名彼通爲成邑爲邱庶幾遺式

漢文雅頌之亞

非曰茂德之舞盡如盛德之容法言之書遂謂正言之冠可以爲次庶幾共貫郊祀教章與清廟以間列賢臣一篇繼烝民而參贊凡文章可亞於古意雅頌尚遺於大漢

大要

名器政之大節

豈非法守非不多先分守之嚴典章非不繫莫重身章之示司徒以齊是抑其末夏官所掌又皆其次雖舉其凡亦政之節先立乎大曰名與器

守違當世之急務

豈不謂異時遠討今則非宜前日議和蚤為失計亟欲強本莫如自衛孰非王事也當明先後之序亦有他策也要匪安危之係惟能故守於邊土自可折衝於當世

八政以食為首

蓋以于耜舉趾乃風化之由衣帛食肉誠王道之始謂之實則端係輕重喻以命則實關生死冠王政以為先粒蒸民而在是

叶應

良耜秋報社稷

說報字有音意

以其昆虫毋作胡感而然水旱不興伊誰之使神降福以簡簡泰如壩而捷捷通萬寶之成而可無珪幣之獻因五穀之既而寧缺采盛之祀詠爰繼於浴禮刺與興於耜耜當百室既盈之際是用作歌展太牢以祀之誠敢忘反始

配合

文武之道同伏羲

蓋是道也千百年間相與流通三聖人迭爲宗主自太極而有皇極由上古以通中古可重則爲王豈求參畫卦之八當建則建豈強合虛中之五無非發是理之機緘故曰自伏羲而文武景光大烈出而正統之傳發微闡幽上以繼三皇之祖

求賢堯舜之用心

是心也當宵旰而夢想不忘越宇宙而精神默契思之如渴乃憂其未得之始待以不及即務在急親之際同乎所用之心是亦後來之三帝君子每勤於樂與恐有遺才未至若較於何如允符盛世

交相

律歷更相治

得非因候之至而參攷天文即象之觀而通推歲序用不偏廢法常並舉氣應躔賓則日必驗於東井辰會壽星則管亦諧於南呂悉令順軌以无差折見循環之相與

唐虞聖王賢猶相戒

以其道適正道固無待於前陳功底極功似不勞於屢省帝曰者績臣言思如乃方申繼陳謹乃之奏欽哉南播旋有念我之請凡都俞具寓於典謨見警誨不忘於俄頃

詩禮春秋相表裏

由是別而爲三經固不同會而爲一理皆有叙褒表芳美刺之由出權衡等差之並舉以道名分而名辨復著以刑正邪而邪思無所理既兼實用誠相焉

卦九章相表裏

蓋以莫詳於終則孰原其初莫爲之前則曷開其後有爲有守也即震艮之動靜或正或悔也亦兩賜之休咎虛中或契於建中次九諒同於用九碩致之如是謂殊途而則不靈文昭著肇開萬代之祥至理同歸如出人之手

河圖洛書相經緯

分爲二十四爻教焉六十五字太極星極方道並昭著虛初一芳數皆顯示莫可偏廢固宜兼備其來遠矣表告靈王寶之符由是觀之見其貫同條之義

官師相規

蓋曰小大之職雖曰爾殊仁義之言敢忘相與我躬弗逮方明以告我汝過欲聞
方居吾語汝行有失以隨救政無偏而不舉英豪並連用裨厥后之明明戒
交陳但見于時之語語

母曰不在其位則其政不謀無愧於已則於人無待汝愆予告方愆欲汝事
過汝言方過思予改苟規誨之意不付則師穆之風安在

品藻

史篇莫善於倉頡

孰非書體也此存不易之形孰非心畫也此寓多奇之旨六爻象形自古鮮
儷二體畫模于今可紀信凡列於字學諒莫精於倉史伊漢世謬蟲之類
亦各有章視古人科斗之文殆難掠美

史官權重宰相古

非謂執簡之卑莫如執政之尊秉筆之輕不若秉鈞之重斧越一字嚴甚
誅罰竹帛片言榮加爵寵亦知相位獨擅操制未必人心如斯畏懷念典刑凜
凜不利東觀之藏豈威望望岩岩特起南山之簪耳

豈不以運動樞機也效止於一時述載典墳也法貽於千載追繩既往之咎無著

未形之罪論其勢雖力小而位下較其能則事殊而功倍宜爾重柄專於元宰發發二字眷執簡之誠難龜鑑百王諒秉鈞而莫逮此三長庶職實開萬世之抑揚彼八柄詔王不過一時之榮辱

聽言樂於琴瑟

蓋其五聲之發雖曰可觀一奏之餘固爲無補其悅耳方較逆耳以養若養心方視汰心而執愈欲真樂之常存惟群言而是主直讓論嘉謨之進每切欣聞縱朱絃疏越之調亦何足取

賜也何敢望回

意曰同所舉而所得不如均所聞而所知或寡言詩可也未能觀復於易象從政可也敢冀歸仁於天下回乎其庶幾乎賜也非所及也

孟氏功不在禹下

蓋其思濟數語尤切於庇民援溺一念愈深於由己雖立言垂教若無疏導之績然拒諛息邪何憚乎成之始非吾道力障其狂瀾是戰國重雅於洪水人曰孟軻今之似氏主盟正學子於予豈好辯哉勲業在人與吾無間然矣

極至

聖人道之極

茲蓋行與時方知至至知終終峻于天方其淵淵其浩浩仁義均是端此存義之實君臣同是敬此盡君臣之道莫匪極致詎容迹考同是天理窮理誠難均此人倫盡倫蓋莫必夫子而始全終恕之一貫必肇帝而乃盡君臣之二者茲其有異乎人所以推尊於下

第四點

側聆雅奏異再哀三竭之餘
帳念元戎日月萬死一生之地

聽鼓聲而解助之臣

世雖極治猶不忘樂石之規
朝有進善之旌

志在昌言豈將推羽旄之美

奏商於帝舜即聖非我之求
傳岩野而昌渭澤是吾所冀
得地千里不如賢

人生而靜誰非鳥鵲之自然
情動乎中是謂馬牛之不及
性習相近遠

棟宇補即更善將分千重之憂

天子有諱臣豈可去九重之上

埋光耀彩幾百年天地之藏

星實告靈數十字鬼神之秘

以誠為貴百年之載復何新

若歲大寒千古之枝柯不敗

南征北伐薄興儼枕之師

東瀾西瀝不改山川之觀

望雅意在奉朝

河洛出圖書

樓如松柏有心

宣王復文之境

雖云號令有同三代之風
所恨泰和不在元封之際
武帝嘉慶虞
雅言所述歷稱自昔之先王
此意先他庸警太平之君子
詩書戒成王
當時龔黃之輩以盡承宣
縱先游夏之科未傷治化
求良吏奇貴
舉
夏曰校商曰序有以異乎
太學賢士之關
顏之子閔之孫在其中矣

方春和而收皆有憂有其憂
苟冬暖而兇號寒伊誰責
惟時被袷摘一詠於清微
以此垂裳陶八荒於純雅
昔我佳美實勤肅肅之征
惟帝念我深愜區區之意
一封來上歲欣唐區之投
三歎以還緬想虞廷之置
封事讀之道

四韻終